

千里寻圣到临潭

任林举



对藏政策，沟通、加强藏区与明朝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还通过促进物产交流，带动了藏区经济发展；又通过刻刊永乐版《甘珠尔》，将内地的先进雕版印刷技术传到了藏区，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在赶往侯家寺的路上，我一直在脑海里想象、勾画着从前那座城市的样子，但在美仁大草原上，我还是不知不觉地走了神，忍不住放纵自己的目光，任其在草原上无羁驰骋。

平展的草原一望无际，铺满了密密麻低矮的植被，起伏波动的地表轮廓描述出高原优美的曲线和生动的呼吸。仍然有一些未谢的花朵在草原上星星点点地流连，有鲜红的绿茸蒿、紫色的达乌里秦苻……让人陡然生出些许柔软的心绪和美好的向往。

公元1438年，侯显圆寂于叶尔哇寺。那时，陇西地区已是一片政通人和、民族团结、太平和谐、年丰民富的乐土。侯显走后，在当年的临潭大地上留下了一大片金碧辉煌的寺院和一个经久不息的生命回响。

《寺志》中说：“大太监侯显把许多财物交给他的侄子汉官侯文，让他在祖先贡玛的旧寺遗址上修建了这寺。”叶尔哇寺，全称叶尔哇桑珠林，意为“如愿洲”，由于寺院周围筑有圆形城

不安与恐惧踩在脚下，怀揣对天府之国和美好生活的向往，穿过高山和云雾，涉过激流与险滩，风雨兼程，披星戴月，用汗水和期盼铺出了一条5000公里的新生活之路。

洛带镇是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小镇上的广东会馆有这样两副对联：“云水苍茫，异地久栖巴子国；乡关迢递，归舟欲上粤王台。”“江汉几时清，且向新官倾竹叶；罗浮何处是，但逢明月向梅花。”

这两副对联是经典之作，文思浩渺，文意深广，情感真挚。许多广东梅州一带的客家人亲看到这两副对联都会泪光闪烁。

从史料上分析，当年客家人大量来到四川洛带，到广东会馆建成，也就用了30年左右。就是说，30年左右就实现了这个小镇的再造与复兴。

客家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迁徙民族，他们崇文重教意识是值得推崇的，他们耕读传家的传统是值得重视的，他们尊祖敬宗的观念是值得尊重的，他们忠孝为本的教诲是值得传承的。

下图：阳光冲破云层，给龙泉山脉镀上一层金黄。
白桂斌摄（人民图片）

子”的地域就是甘南，因为它承载了这个地域的一切文化基因和独特的性格，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同寻常。由于每一个昼夜里的温差巨大，这里的瓜果特别香甜，花儿特别鲜艳；在一座山上行走一天，就能走过四季，所以这里的牛羊特别鲜嫩、肥美；由于有白石山坐落在临潭境内，这里就是南北方的分水岭；由于有洮河流入了黄河成为黄河上游的一大支流，又有白龙江流入长江成为长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这里便同时拥有了两河文明。

历史上，这里发生过许多战争，所以人们更热爱和平，更渴望稳定安详的生活，这里自然也就成了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多元文化共生共存之地。另外，它复杂的地理地貌也堪称奇观，高原、山地、峡谷、盆地、草原、森林应有尽有，如一个地质的百宝箱，向人们喻示着异质同存的丰富、和谐与美好。

同行人的娓娓讲述、之前的相关阅读以及自己的直观感觉都告诉我，这是一个神奇、深厚、令人沉思也令人神往的地域。似乎，一切地理、自然、历史和人文要素都能够在这里实现冲突与融合的辩证。

二

已有雄关在望。那就是被临潭人称之为“青藏之窗、甘南之

其中，最配得上“两原之

从兰州一路南行，大陆架渐次隆起。土黄色的莽原托起曲曲弯弯的路，向植被及人烟渐渐稀少的高处，向云朵朵渐渐浓密的天空，广阔地铺展开来。

冗长而没有尽头的爬行，仿佛一口喘不到底的气，憋得人胸闷。突然，前方出现了一个蓝色的标牌——七道梁，一转弯，视野即变得一片苍青，豁然开朗，耳边仿佛传来轰然的一声巨响。我知道，这声音并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十分遥远的岁月深处。

站在七道梁的山口，回望兰州，已然是一片隐在云雾之中的渺渺红尘。书上记载，此处自古就是从兰州南下陇南、临夏、甘南乃至进入四川的必经之咽喉。两个大陆板块在这里碰撞、对接，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以一种激烈、极致的方式融为一体时，留下了深沉而雄浑的余音。



龙泉山上客家话

雍也

客家话是四川龙泉山一带的语言之花，至今仍然在这块土地上簌簌绽放，让这片丰美的土地更加缤纷多彩，温润迷人。

我与龙泉山的客家话结缘就像是命中注定的。大学毕业后，我到成都龙泉驿教书。课间，学生们互相说笑打闹追逐，我仿佛走入百鸟争鸣喧闹热烈的森林，只感到他们的自在和快乐，却完全听不懂他们在“鸣”什么。后来，同事们告诉我：“你不知他们‘鸣’什么很正常，他们‘鸣’的是‘土广东话’！”

后来我才慢慢搞清楚，这一带及周边的清水特别是洛带等“东山五场”等都是客家人聚居区（“东山”是龙泉驿区及周边的市民对龙泉山的称呼），他们把300年前祖先“湖广填四川”时从广东、江西、福建带来的客家话几乎像传家宝一样完好地保存到现今。

我与客家话的渊源更因为一件大事而增一层：我对一个客家姑娘暗生情愫，热烈追求，最后终于“学么格优么格”（客家话：心想事成），抱得美人归，这样，客家话又成了我的“亲戚”。

客家话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语言。它穿过历史的风烟而来，经历过岁月的荡涤而来。它的许多词汇即是古汉语的词汇，许多语音即是古代的语音，许多表达方式即是古人的表达方式。听其言仿佛是从时光隧道中直接穿越到我们面前的古人，又仿佛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

今天，语言学家和客家文化学者均证实了这种语言来自于千余年前的中原汉人语言，虽然其后又与五岭一带畬族等语言及后来的四川话有少量交融变异，但整体风貌犹存，因此本地客家人与来自他们祖



每次回眸秦溪凌云塔，都能升腾出一丝激动和爱恋。它犹如一位红军战士，用百折不挠和坚忍不拔，激励这一方人民锐意进取、奋发有为。

坐落在贵州省黎平县城西北35公里处的秦溪凌云塔又名白塔、红军塔，始建于清末，复建于1919年。在凌云塔的两侧建有五层小塔，俗称“文笔塔”，两塔相距300余米，与凌云塔形成三角形，遥相呼应。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路过秦溪村时，在凌云塔围墙上写下“武装起来，行动起来，要打倒土豪分田地”的标语，为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塔植入红色基因，闪耀着红色的光芒。为纪念红军，当地人又将凌云塔称为“红军塔”。

和侗族鼓楼不同，凌云塔是一座八角五层楼阁式砖塔。塔基为青石垒砌，塔身为青砖砌筑，整座塔为斗拱式建筑，置葫芦宝顶，上盖小青瓦，翼角高翘，雄伟壮观。

作为黎平县城内现存唯一一组塔式建筑，为何会在秦溪建起来呢？秦溪又名秦洞，是何、苗、汉杂居的地方，是黎平七十二洞之一。秦溪自古就是商贾云集的富庶之地，勤劳奋进的秦溪人经过一代代人的艰苦努力，至清光绪年间，北至大稼平底、西至罗里上龙八卦、南至高屯八舟，均有万石良田。

当你走进秦溪，至今仍可以找到明清、民国各个时期民居建筑的遗迹。四合院、封火墙，古井、石板路。这些充满水墨情调的古式民居，或“三房一照壁”或“四合一天井”或“一进两院”，有着对称式的布局和封闭式的外观，每个院落的布局都做到自然贴切。

在勤劳苦干中富起来的秦溪人民逐渐意识到“家有余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自此，“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良好风气在秦溪蔚然成风，也出现了许多科举登第的人物。

据秦溪节孝碑记载，清光绪年间，秦溪学子吴锡华通过科举考试，官至四川西阳直隶州判。吴锡华为官清廉，关心百姓疾苦。他看到西阳地区许多农田因为水位低而无法灌溉，在干旱季节颗粒无收，十分痛心，夜不能寐。吴锡华在家乡父老的建议下，积极引进黎平的“水车”灌溉技术，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增收。吴锡华告老返乡后，当地人制作一把“万民伞”赠送给他。

随着吴锡华等人纷纷出现，秦溪人民越来越笃信“地灵人杰”的理念，通过乡贤的积极倡议，大家希望建设三座宝塔，以激励本村子弟科举登第、以文报国。就这样，秦溪凌云塔和两座文笔塔应运而生。

凌云古塔，屹立百年，虽经岁月洗礼，依旧岿然不倒。

岿然凌云塔

那志奎

墙，亦称圆城寺。侯显还乡后，大明皇帝敕封侯显为该寺世袭僧纲和国师，所以该寺的历任僧正都是由他的侄、孙担当，一直姓侯，俗称侯家寺。

转眼间，已是千年岁月。我们面前的建筑群虽然还叫侯家寺，但此侯家寺再也不是从前的侯家寺。

向往已久的侯家寺就这样被我们隆重地寻找又匆匆地走过。我们告别，微笑着挥手，但心里却有隐隐的伤感。可是就在蓦然回首的一瞬，我发现那些双手合十的僧人们脸上都挂着微笑，那微笑竟然闪耀出千年前侯显的神韵和光辉。之后，当我走在临潭的街上，走在高原的各处，甚至回到自己生活的城市，每看到一个和善、美好的微笑，都会觉得那是来自遥远的侯家寺，想起一个符号似的名字。

任林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玉米大地》《粮道》《时间的形态》《此心此念》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等。

上图：临潭全景

左图：远望侯家寺

本文图片由白云摄



行天下

旅行就这样。第一次去是缘分，又去，则是爱上。浙东海上的大陈岛便是如此。

渡轮缓缓驶离码头，繁华的椒江城区逐渐远去。倚在船头，带腥的风扑面而来。当从苍茫的大海回过神来，雨丝竟滑落至发梢两侧。前方，大陈岛雾气蒸腾，如仙似幻，像艘孤舟悬在雨幕丁洋上，热切地与我对着望，并用这空中洒泪的方式迎接我这回头客。愈近，我禁不住喃喃自语：相逢何必曾相识。

因是再来，时间任由自己掌握，风景便可以跳跃。于是，我大胆地选择忽略某些，只想随心一走。

上大陈，还得再去甲午岩。沿途道路已翻新，走在镂空的栈道上，底下海水涌动。我作小孩状匍匐静听海的声音，还瞪大眼睛，瞧瞧水中是否鱼虾成群？不过，涛声还是依旧。

大自然就这么鬼斧神工。远远看见两块硕长挺拔的礁石组成甲午岩，在浅雾中越发雄姿，犹如巨帆矗立。那岩壁被千年海浪扑袭无数，断面峭得刀削斧劈了一样。甲午岩离岛岸仅数十米，海水涌进其里，陷入夹缝，争先恐后地想离开，前进与后退相撞，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同行的朋友说，甲午岩傲守不倒，铁骨铮铮，提醒国人勿忘国耻。而我还喜嶙峋崖石上长出的那几棵小松树，焦黄上点缀绿意，刚劲里夹些轻柔，岂不更好？

不曾想，雨恰到好处地停了。也许是为了让我更好地仰视垦荒纪念塔的高大。想当初，467名垦荒队员响应号召，踏浪滚滚来到大陈岛，用青春和汗水硬是将荒岛变成绿洲。我用手轻轻抚摸修葺一新的纪念碑，用心感受这滚烫的红，不禁大声地读起：我是一名青年垦荒队员，我志愿来到伟大祖国的大陈岛……四周海风猎猎，将这一垦荒誓词送得很远。

告别垦荒纪念馆，沿途随处是“一江山岛”之战遗迹。这些战壕、



醉大陈

范雨雨

猫耳洞、坑道等，无不显着沧桑。漫步其中，远去的刀炮声犹响在耳边。想想过往多少风云人与事，却弹指一挥间，都湮没在长河中，叫人无论如何不能云淡风轻。

就这样，大陈曾毁灭又重生，奇迹再现，面孔不同切换。

谈笑间，不觉已来到思归亭。岛外风平浪静，我凝视远方，心里不由轻唤一声：海峡对岸的大陈人可好？故岛草木依然深深。

雨后大陈，举目深邃，草木葱茏，海阔水澜。海角处的天空奇迹般地出现火烧云，晚霞把蓝天渲染成了红色，下方似一个喷发的火山口，浓郁炫目，朝我散来的云彩慢慢淡去。时不时，几只海鸟掠海面俯冲腾飞。此情景就是一幅油画，像极了王勃笔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连一些摄影师都忘了举起相机。我也不过多分心，只想好好品品黄鱼海螺，喝喝渔家酒，放任这份浪漫弥散在梅花湾。不一会儿，心儿与夕阳一起醉沉。唯记栏边长长的芦苇拂我面，

勾去我一身尘埃。第一次留宿海岛，心儿与月儿一样高高吊起，迟迟不肯落下。岛上灯火在清风中如萤火陆离，散发着朦胧情愫。环岛路上，时不时有风驰电掣的摩托车经过。此刻，午夜最大陈，静谧年轻。不知喧闹过后，大陈是否记得，有个懒懒躺秋千上的人儿，曾在那晚无眠？

东方未白，海岛正酣，连船笛都压着嗓子响。我选择在深夜尚未完全苏醒的早晨归期，只想不惊扰它。我甚至知道吁出的气息，还有大陈的醉。不知为何，心中咋还想着来年花开时，再来醉一回。

上图：大陈岛风光 胡迎阳摄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